

从六安市市区开车沿312国道向西不过十几分钟，便可到望山湖。

望山湖是一个人工湖，最初只是两山夹一洼自然形成的水囤，原先的名字也不叫望山湖，而叫蛇皮塘。传说这个塘最初存不住水，塘里有条大蛇修成了白龙，风雨大作化龙飞天时蜕下的皮变成了埂坝，从此便蓄住了水。

而真正的事情比传说更动人。

1976年冬天，为了抗旱灌溉，城南镇动用了几千名劳力，开始了挖塘大会战。他们中有附近的居民；也有远来的，吃住在附近农户家。没有任何机械可助力，全靠人工，挖塘，挑土，打坝……我年轻的母亲也参加了挖塘大军，挣工分。据她描述，当时红旗招展，人声鼎沸。铁锹、簸箕，竹筐，扁担……有挖的，有抬的，有喊的，还有看的！堤上都是人，大家喊号子“砸鹅”，热火朝天，干劲十足！一块大石，四周钻出眼来，拴上粗绳子，几个人一组，提起来，砸下去，再提起来，再砸下去，一下，一下，再一下……夯实堤坝。说起这短暂的光辉历程，母亲脸上写满了骄傲，六十多岁的她仿佛又回到了少女时代，甚至还唱了一段当年的号子歌，可见印象之深刻了。这次大会战选在农闲时期，持续了三个多月，把一个大雨天塘坝经常破，关不住水的自然凶硬是改造成了利民塘。

儿时的事大多被记忆风化了，但望山湖一定还记得附近孩子们的欢笑和事。

我们家所在的村子叫四望山，村小叫四望山小学，在湖那边的高坡上。望山湖是我上学的必经之路。那时候的山上只有松树和荒草。松树并不高，但都排列得整整齐齐，树与树之间几乎相等的间隙显示它们是人工栽种，但树皮已多少能看出点沧桑了。春天松针焕发出青绿，树下的野草也是嫩绿的，夹杂着各色野花。山是土山，不高，所以绝对称不上什么风景，不过却也是有趣的所在。春天山边会有一种野生的十几厘米长的毛竹，放学的路上穿过望山湖的塘埂，便可以摘一把当零嘴，撕开外皮，就能看到白

重新再爱一回

任俊

车已经启动了，望着车外的一行行杨树，苏亮的心一如寒风中左右乱颤的枝梢——空荡荡的。

苏亮是最早上车的，看着同事们和亲人一一拥抱话别，苏亮的眼窝不禁一热。年初一，本是举国庆春之际，可新冠病毒肆掠，武汉“告急”，他作为传染科的科主任，请愿奔赴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是义不容辞的。其实，他还有不得已想要离开一段时间，让心绪宁静一下的理由，不过这理由只能澎湃在他的心口。拥抱、叮咛、嘱咐……他知道，没有她的，他终究还是等不到她的送别。

他和她刚大学毕业就结婚，已二十载，有过月下甜蜜，有过良宵幸福，也有过误解争吵。可现在的日子一切向好，而他们却到了商谈离婚的地步，他为此已在自己的办公室“蜗居”了近俩月了。难道真的如同同事们所说：孩子上大学的时候，是夫妻离婚之期，难道他们也不能免俗？苏亮的心里有许多不甘。

在武汉奋战了二十多天后，他依然选择了继续“抗疫”。他不想再“蜗居”了，也没有想好怎么和她化解，也许要解释的有很多，也许这么多年的熟悉，什么都不要解释了吧？

他的工作地点被转移，从微重症状医院转移到了重症医院。那天凌晨，车载着他几位留下来的同事奔赴新的“战区”。车子刚启动，突然一个熟悉的身影映入了他的眼帘——还是亦如当年一样的倩影，转身进入了 he 刚刚走出的那个医院。他的心陡地震颤了一下。

白灵，一个人如其名的美丽女人，想当年在大学校园，悸动了她多少个不眠夜晚、蠢蠢欲动的心。她的声音就如百灵鸟一般，愉悦了他的青春。他紧紧盯着身影走进了医院，心里暗暗下了一个决心。

第二晚，他回到了曾奋战二十多天的医院门口。终于，曾经牵动他心扉的脚步越来越接近。白灵，惊讶地睁

我们不只是“温室里的花朵”

田新正

有人说现在的年轻人是温室里的花朵，外表鲜艳亮丽，内心却脆弱无比。最初说这句话的人们已无从得知，我们能否否定它的合理性，可是我们却可以用实际行动为自己争辩：我们不只是温室里的花朵，更是驰骋风中的骏马！

2020年的春节，本该是亲人欢聚一堂的日子，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谁也不曾想到，就在盛节即将来临之际，一场疫情如洪水般凶猛袭来，让人们措手不及，热闹非凡的大街小巷自此空无一人。封城、限行，停课接踵而至……但是封城不封心，停课不停情。少年强，则中国强，在这次防疫大考中，有这样一批年轻人，他们勇敢地站在疫情防控一线，用实际行动诠释着青年人的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爸爸，就让我去吧”，对于小蔡来说，疫情面前，她不想坐以待毙，选择穿上“寒冬甲”成为一名大学生志愿者。寒风腊月，疫情当前，一家一户寻访，登记，用自己瘦小的身躯承担起公民责任。再者青年医生夏某，疫情当前，她主动放弃与家人团聚的美好时光，在她换上

望山湖

徐敏

嫩绿的叶仁，清香而甜美，是一种来自松山上的馈赠，有时候我也要放牛。牛是生产队的共有财产，每家轮流着喂放，轮到我家的时候，放牛便是我的任务了。我牵着牛绳，到望山湖附近的山上去。牛是很温顺的，尽管体积庞大，但是我可以站到高处骑上它。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场景，绝对不是牧童遥指杏花村的诗意，倒有几分像李可染的那幅《小孩和牛》画上的画面，只是小孩换成了扎着两个麻花辫的小姑娘，侧骑变成了正骑。拉着牛绳，任它慢慢地走，边走边吃草。山上放牛的人很多，大多是像我骑的黑色的耕牛，偶尔也有水牛，只是很少有奶牛。不想骑牛的时候，也可以任它在山上吃草，而自己在山上低洼潮湿的地方捡自来皮。牛渴了，就牵到望山湖的塘边去喝水。放牛基本上都在放学回来的傍晚，儿童放学归来早，没有纸笔且有牛。虽然是家里交给的任务，但其实是是一份自在的快乐，试想一下，湖、山、松、牛、小女孩，不就是一幅诗意田园画吗？但也有一两次意外。一次，我正在牛背上享受着慢悠悠有节奏感的颠簸，竟然没有看到自家的牛同对面吃草的牛距离越来越远。等到它们四只牛眼瞪空怒视，火花四溅，我家的牛便突然疯狂起来，亮起坚硬的牛角，瞬间从耕牛变为斗牛，毫不留情地将我——它的小主人——从背上甩了下来，英勇地向着敌人猛冲过去。幸而松山是土山，又有草，尽管在撞到地上的时候有短暂的昏厥，但很快就醒了。我摸着晕晕的脑袋睁眼到处找我家那头英勇的战士，好在当时放牛的人多，被分开的两头牛还在那怒目相向，但确乎是强弩之末了。

诗与画

大眼睛，半天没有说出一个字，他也呆了几秒钟，腼腆地笑了起来。他们肩并肩散了会儿步，像极了大学时代。当日送白灵轻盈地迈进医院时，苏亮的心懊悔极了，怎么一路上一句话没有说出口呢？

第三晚，苏亮又来了，亦如前一晚。这一回，他们淡淡地交流了些许。一连几天，他们都如此散步。每当他看着白灵就如一只灵动的鸟儿，飞进医院的大门，苏亮的心就无限的温暖和踏实。在这样虽然很亲切，但仍是异乡的地方，见到了白灵，苏亮的心好像又回到了当年的那个青春。

时间飞逝，明晚苏亮在这里的最后一晚。他本想继续留下来的，但带队的领导给他下达了强行命令：必须回去。苏亮，在心里默默念叨着，明晚一定要说出这二十多天想说却未启口的话……

第二晚，苏亮下班未作任何的收拾就去医院门口等候。远远地，他看到她和他往常有些不同：踩起了高跟鞋，挎起了肩包。她婷婷婷婷地走到了他的跟前，他的眼睛亮了。她告诉他，领导也给她下了命令，明天必须回家。他听完有些激动：那正好，我们一起回。她含笑点了点头。

他忽然紧紧抓住她的手，久久望着她，不愿移眸，终于把那句许久未说出口的话说了出来：让我们重新再爱一回。

他看到了她的眼睛也亮了。第二天，他们在车站相会，坐上了同一班回程的车。这一路，他紧紧地牵着她的手，从未松开。下车时，他看到了车窗外翘首等待的儿子。儿子也看到了他和他，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他仍然紧紧地牵着她的手，儿子快速朝他奔来。

真好！

夏天的时候，如果不涨水，回家的路上便可以在浅水边看到成群的小蝌蚪，它们在满是水草的地方快活地摆动着它们黑色的小尾巴。如果长水了，湖中间那条堤坝就会淹没，只有几棵柳树伸在水面上，标识着堤坝的位置。也曾跟着表哥带着废旧的大轮胎去湖里戏水。秋天草枯了便没有什么可吸引我的，一路上便只顾着和村里的同学们谈笑。四年级的时候，我们一路上学的伙伴还在湖边的山上开过一个小型的联欢会。冬天下雪的时候，一般是不去水边的，只在高坝上行走。小时候的雪似乎下得特别大，常没过膝盖，鞋子裤子都会弄湿，哪还有心思去管潮呢！不过年底了，望山湖会打年鱼，打出来的鱼立起来比我还要高。

2000年以后，望山湖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四周开发，山岗绿化，原来的松树变成了色彩种类繁多的风景树，塘也进行了扩容和整修，改名为望山湖。沿湖修造了绿道和观景亭，老堤坝还在，但是已经今非昔比。湖上建了一座横跨东西的卧龙桥，还有一条近百米的紫藤萝长廊和十二生肖雕像。虬枝攀援在两边细高的石柱上，春天编织出满眼的紫色繁花，夏季贡献出浓阴清凉，秋冬暗色的枝条低调又静谧，絮语着秋收冬藏的自然之理。

春夏之交，我又回到了望山湖。这里已经是绿意葱茏、小景环抱了。沿着环湖的柏油路悠闲地行走，闻着清甜的槐花的香气，看绿水如碧，一桥横卧，远处旺山寺高耸的佛塔和稍近处的仿古阁楼自有一种庄严和肃穆。卧龙桥宽可行车，两边是汉白玉的石栏杆，触手温润。桥两边低中间高，高处是一座两层



一笺荷香

配诗/沈晓燕 摄影/流冰

一道清浅的时光 一湾碧水流淌 今生，我不再错过	一袭青衣的姑娘 一颗风骨不染半点尘埃 无关世事薄凉
低眉婉转 婷婷丰满 像造纸伞下	一幅长卷 一笺荷香 那是泥津里最美的模样

翘檐的红顶绿瓦的亭子，风姿绰约地立在碧水的中央，既有风韵也有几分雄伟，亦为望山湖增添了诗意。

桥上亭看得是开阔和清朗，而路边亭常有绿树掩映，又是另一种意趣。但既是湖，水便是最美的风景，若是大片的水，便有了辽阔，但望山湖的库容量只有130万立方米，在佛子岭等六大水库领衔、水利灌溉工程众多的六安安在是排不上名录。但是小有小的意趣，宛若小家碧玉，温婉可人，或春雨如丝，或夏鹭掠水，或秋空万里，或冬雪如素，四季分明，各有景致。又胜在离市区非常近，还有西海度假酒店这样的歇脚之地，所以也不乏游人，观景、游泳和垂钓为多，还有幼儿园小朋友们来此春游。如今这里最出名的是六安市廉政教育中心，白墙灰瓦的徽派风格的围墙上“孝德育人”“爱德塑人”“仕德成人”“诚德树人”等警示标语发人警醒。望山湖的东边同样徽派风格的六安人防西海疏散基地正在修建中，还有大片的防空林，听说将是赫赫有名的蓝天救援队的训练基地。离湖不远是十里桥初中的旧址，现在已经脱胎换骨，是六安市青少年综合实践基地。但我觉得望山湖还应该修建一个小小的历史纪念馆，纪念1976年的那场彰显人民之力的大会战。

作家刘亮程说：“家乡，是母亲把你交给世界，也把世界交给你的那个地方”。望山湖是我的家乡，她不是风景名胜之地，虽为3A级景区，但知道的人寥寥。我喜欢过她、热爱过她、留恋过她；也厌弃过她，痛恨过她，淡忘过她。我要说：这片湖和湖边的人是我熟悉的、世界，是我从不曾忘记的牵挂。望山湖收藏了我十二岁之前的所有时光，承载着我简单无虑的童年和欢脱跳跃的少年，也

了解我心灵深处那关于亲人的隐秘的忧伤，而我隔着许多的日月才想要为她写一篇不算像样的文章。



老陈今年66岁，是附近十里八乡出了名的犟头。5年前他得了一场大病，好不容易恢复过来，却一刻也离不开手中的拐棍。因为这，老陈常常一个人边生闷气边叨叨：“这人真假，风风火火忙了大半辈子，老了老了，没想到会落得这步田地，该死的，唉！”

医生特别嘱咐老陈，遇事不能激动，平时还要多走路锻炼。为了这把老骨头，老陈只得听医生的话，每天拖着拐棍至少走上一万多步。

这段时间因为可恶的新冠病毒，在家憋了一个多月。把老陈急得在屋里团团转，犟劲上来便拿起拐棍在地上捣来敲去。小区解封这一天，他拄着拐棍就急急忙忙下了楼。

阳光洒在身上，暖洋洋的，老陈走到街边公园里，摘去口罩，仰头做着深呼吸，口袋里的手机动了一下，他打开手机竟是社区微信群里的捐款倡议：

倡议书

社区各居民：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已取得阶段性胜利，但形势依然严峻，任务更加艰巨。彻底打赢这场疫情防控战，人力、物力、财力已成为重要环节，本社区居委会响应号召特发起募捐倡议，呼吁社区党员同志积极带头，本社区各企业，家庭及个人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积极捐款捐物，我们将会把大家的爱心及时传递到新冠抗疫一线。让我们发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风雨同舟，众志成城取得新冠病毒阻击战的最后胜利。

莲湖社区居民委员会

看完倡议书，老陈嘴一撇：“我不是党员，也不是老板，捐款跟老头子有毛关系！”一不小心，一个小石子咯的脚指头生疼，老陈“哎哟”一声，才想起这么久没出门，脚趾甲早就嵌入甲边的肉里了，赶快找修脚店。

记得50米处有一家，走进一瞧，十分气派，老陈心里打鼓：“这里收费肯定不便宜！”可脚疼得一步也不想多走。一位服务员戴着口罩露出一双会笑的眼睛，脆生生地说道：“欢迎光临，老人家，您要修脚吗？”

老陈点头。服务员看他走路有点异样，忙上前搀扶。

服务员让老陈坐在修脚房的椅子上，又接过他手里的拐棍小心地放在了墙边，随即端上一盘水果和一杯菊花茶：“老人家，您喘口气，先吃点水果喝点茶，修脚师傅马上就到。”

老陈暗想：还有水果果盘，我可不吃你的水果，到时要是收费贵了，我还可以说道说道。可走这么远的路，嗓子真有点干，他不由端起杯喝了起来，顿觉味道清凉爽口。他又看了一眼花几上的果盘，有西瓜、火龙果、小西红柿……老陈砸吧砸吧嘴：“管他呢，想吃就吃，你给的又不是我要的。”

这时，一位年轻的修脚师傅戴着口罩端着一盆泡脚水，笑眯眯地问着：“老人家，您要修脚吗？”

三姨有六个子女，四儿两女。在那个靠工分吃饭的年代，三姨家是村里出了名的超支大户。孩子多，青黄不接时不光吃上顿愁下顿，一件衣服也是老大穿了老二老小接着穿，直到补丁上再缝上补丁才舍得扔。三姨自己在夏天的傍晚洗好澡后常将外面的长衫长裤放在水里搓搓汗后晾干，第二天工交接再穿。六个面疮瘡似的孩子，在那个年月偶尔逢到好吃的往往都是一抢而光。

有一次三姨夫去集镇上买了几斤肥膘肉熬油，三姨用去了油的肥膘肉油渣下了一盆粉丝。三姨有一个习惯，在饭菜烧好端上桌子后，必须先给牲口喂了再吃饭，就提着半桶猪食去喂猪，猪食倒到猪槽一会功夫，六个孩子将一盆粉丝连汤带水抢光。三姨三姨夫那天是就着腌菜吃的中午饭。农村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后，三姨家的日子一年比一年好起来。六个孩子也各自成家立业。三姨三姨夫就一边种田一边给儿女们带孩子。儿女大了渐渐的和父辈有了疏离和代沟。而他们的孩子则将他们小时候的样子重演一遍。三姨说，她的孙子和外甥女，睡觉的时候喜欢将小脚搁在她身上，未睡前总要让给他（她）挠挠后背才肯睡。一觉醒来像小鸟一样叽叽喳喳个没完，喜欢撒娇怪气亲昵，那模样活脱脱就是他们爸妈小时候的样子。三姨喜欢孩子觉着一辈子疼不够孩子，尤其对隔代人的爱更深沉、强烈。

三姨三姨夫就一边种田一边给儿女们带孩子。儿女大了渐渐的和父辈有了疏离和代沟。而他们的孩子则将他们小时候的样子重演一遍。三姨说，她的孙子和外甥女，睡觉的时候喜欢将小脚搁在她身上，未睡前总要让给他（她）挠挠后背才肯睡。一觉醒来像小鸟一样叽叽喳喳个没完，喜欢撒娇怪气亲昵，那模样活脱脱就是他们爸妈小时候的样子。三姨喜欢孩子觉着一辈子疼不够孩子，尤其对隔代人的爱更深沉、强烈。

三姨三姨夫就一边种田一边给儿女们带孩子。儿女大了渐渐的和父辈有了疏离和代沟。而他们的孩子则将他们小时候的样子重演一遍。三姨说，她的孙子和外甥女，睡觉的时候喜欢将小脚搁在她身上，未睡前总要让给他（她）挠挠后背才肯睡。一觉醒来像小鸟一样叽叽喳喳个没完，喜欢撒娇怪气亲昵，那模样活脱脱就是他们爸妈小时候的样子。三姨喜欢孩子觉着一辈子疼不够孩子，尤其对隔代人的爱更深沉、强烈。

三姨三姨夫就一边种田一边给儿女们带孩子。儿女大了渐渐的和父辈有了疏离和代沟。而他们的孩子则将他们小时候的样子重演一遍。三姨说，她的孙子和外甥女，睡觉的时候喜欢将小脚搁在她身上，未睡前总要让给他（她）挠挠后背才肯睡。一觉醒来像小鸟一样叽叽喳喳个没完，喜欢撒娇怪气亲昵，那模样活脱脱就是他们爸妈小时候的样子。三姨喜欢孩子觉着一辈子疼不够孩子，尤其对隔代人的爱更深沉、强烈。

三姨三姨夫就一边种田一边给儿女们带孩子。儿女大了渐渐的和父辈有了疏离和代沟。而他们的孩子则将他们小时候的样子重演一遍。三姨说，她的孙子和外甥女，睡觉的时候喜欢将小脚搁在她身上，未睡前总要让给他（她）挠挠后背才肯睡。一觉醒来像小鸟一样叽叽喳喳个没完，喜欢撒娇怪气亲昵，那模样活脱脱就是他们爸妈小时候的样子。三姨喜欢孩子觉着一辈子疼不够孩子，尤其对隔代人的爱更深沉、强烈。

三姨三姨夫就一边种田一边给儿女们带孩子。儿女大了渐渐的和父辈有了疏离和代沟。而他们的孩子则将他们小时候的样子重演一遍。三姨说，她的孙子和外甥女，睡觉的时候喜欢将小脚搁在她身上，未睡前总要让给他（她）挠挠后背才肯睡。一觉醒来像小鸟一样叽叽喳喳个没完，喜欢撒娇怪气亲昵，那模样活脱脱就是他们爸妈小时候的样子。三姨喜欢孩子觉着一辈子疼不够孩子，尤其对隔代人的爱更深沉、强烈。

三姨三姨夫就一边种田一边给儿女们带孩子。儿女大了渐渐的和父辈有了疏离和代沟。而他们的孩子则将他们小时候的样子重演一遍。三姨说，她的孙子和外甥女，睡觉的时候喜欢将小脚搁在她身上，未睡前总要让给他（她）挠挠后背才肯睡。一觉醒来像小鸟一样叽叽喳喳个没完，喜欢撒娇怪气亲昵，那模样活脱脱就是他们爸妈小时候的样子。三姨喜欢孩子觉着一辈子疼不够孩子，尤其对隔代人的爱更深沉、强烈。

三姨三姨夫就一边种田一边给儿女们带孩子。儿女大了渐渐的和父辈有了疏离和代沟。而他们的孩子则将他们小时候的样子重演一遍。三姨说，她的孙子和外甥女，睡觉的时候喜欢将小脚搁在她身上，未睡前总要让给他（她）挠挠后背才肯睡。一觉醒来像小鸟一样叽叽喳喳个没完，喜欢撒娇怪气亲昵，那模样活脱脱就是他们爸妈小时候的样子。三姨喜欢孩子觉着一辈子疼不够孩子，尤其对隔代人的爱更深沉、强烈。

三姨三姨夫就一边种田一边给儿女们带孩子。儿女大了渐渐的和父辈有了疏离和代沟。而他们的孩子则将他们小时候的样子重演一遍。三姨说，她的孙子和外甥女，睡觉的时候喜欢将小脚搁在她身上，未睡前总要让给他（她）挠挠后背才肯睡。一觉醒来像小鸟一样叽叽喳喳个没完，喜欢撒娇怪气亲昵，那模样活脱脱就是他们爸妈小时候的样子。三姨喜欢孩子觉着一辈子疼不够孩子，尤其对隔代人的爱更深沉、强烈。

三姨三姨夫就一边种田一边给儿女们带孩子。儿女大了渐渐的和父辈有了疏离和代沟。而他们的孩子则将他们小时候的样子重演一遍。三姨说，她的孙子和外甥女，睡觉的时候喜欢将小脚搁在她身上，未睡前总要让给他（她）挠挠后背才肯睡。一觉醒来像小鸟一样叽叽喳喳个没完，喜欢撒娇怪气亲昵，那模样活脱脱就是他们爸妈小时候的样子。三姨喜欢孩子觉着一辈子疼不够孩子，尤其对隔代人的爱更深沉、强烈。

三姨三姨夫就一边种田一边给儿女们带孩子。儿女大了渐渐的和父辈有了疏离和代沟。而他们的孩子则将他们小时候的样子重演一遍。三姨说，她的孙子和外甥女，睡觉的时候喜欢将小脚搁在她身上，未睡前总要让给他（她）挠挠后背才肯睡。一觉醒来像小鸟一样叽叽喳喳个没完，喜欢撒娇怪气亲昵，那模样活脱脱就是他们爸妈小时候的样子。三姨喜欢孩子觉着一辈子疼不够孩子，尤其对隔代人的爱更深沉、强烈。

三姨三姨夫就一边种田一边给儿女们带孩子。儿女大了渐渐的和父辈有了疏离和代沟。而他们的孩子则将他们小时候的样子重演一遍。三姨说，她的孙子和外甥女，睡觉的时候喜欢将小脚搁在她身上，未睡前总要让给他（她）挠挠后背才肯睡。一觉醒来像小鸟一样叽叽喳喳个没完，喜欢撒娇怪气亲昵，那模样活脱脱就是他们爸妈小时候的样子。三姨喜欢孩子觉着一辈子疼不够孩子，尤其对隔代人的爱更深沉、强烈。

三姨三姨夫就一边种田一边给儿女们带孩子。儿女大了渐渐的和父辈有了疏离和代沟。而他们的孩子则将他们小时候的样子重演一遍。三姨说，她的孙子和外甥女，睡觉的时候喜欢将小脚搁在她身上，未睡前总要让给他（她）挠挠后背才肯睡。一觉醒来像小鸟一样叽叽喳喳个没完，喜欢撒娇怪气亲昵，那模样活脱脱就是他们爸妈小时候的样子。三姨喜欢孩子觉着一辈子疼不够孩子，尤其对隔代人的爱更深沉、强烈。

三姨三姨夫就一边种田一边给儿女们带孩子。儿女大了渐渐的和父辈有了疏离和代沟。而他们的孩子则将他们小时候的样子重演一遍。三姨说，她的孙子和外甥女，睡觉的时候喜欢将小脚搁在她身上，未睡前总要让给他（她）挠挠后背才肯睡。一觉醒来像小鸟一样叽叽喳喳个没完，喜欢撒娇怪气亲昵，那模样活脱脱就是他们爸妈小时候的样子。三姨喜欢孩子觉着一辈子疼不够孩子，尤其对隔代人的爱更深沉、强烈。

三姨三姨夫就一边种田一边给儿女们带孩子。儿女大了渐渐的和父辈有了疏离和代沟。而他们的孩子则将他们小时候的样子重演一遍。三姨说，她的孙子和外甥女，睡觉的时候喜欢将小脚搁在她身上，未睡前总要让给他（她）挠挠后背才肯睡。一觉醒来像小鸟一样叽叽喳喳个没完，喜欢撒娇怪气亲昵，那模样活脱脱就是他们爸妈小时候的样子。三姨喜欢孩子觉着一辈子疼不够孩子，尤其对隔代人的爱更深沉、强烈。

三姨三姨夫就一边种田一边给儿女们带孩子。儿女大了渐渐的和父辈有了疏离和代沟。而他们的孩子则将他们小时候的样子重演一遍。三姨说，她的孙子和外甥女，睡觉的时候喜欢将小脚搁在她身上，未睡前总要让给他（她）挠挠后背才肯睡。一觉醒来像小鸟一样叽叽喳喳个没完，喜欢撒娇怪气亲昵，那模样活脱脱就是他们爸妈小时候的样子。三姨喜欢孩子觉着一辈子疼不够孩子，尤其对隔代人的爱更深沉、强烈。

三姨三姨夫就一边种田一边给儿女们带孩子。儿女大了渐渐的和父辈有了疏离和代沟。而他们的孩子则将他们小时候的样子重演一遍。三姨说，她的孙子和外甥女，睡觉的时候喜欢将小脚搁在她身上，未睡前总要让给他（她）挠挠后背才肯睡。一觉醒来像小鸟一样叽叽喳喳个没完，喜欢撒娇怪气亲昵，那模样活脱脱就是他们爸妈小时候的样子。三姨喜欢孩子觉着一辈子疼不够孩子，尤其对隔代人的爱更深沉、强烈。

三姨三姨夫就一边种田一边给儿女们带孩子。儿女大了渐渐的和父辈有了疏离和代沟。而他们的孩子则将他们小时候的样子重演一遍。三姨说，她的孙子和外甥女，睡觉的时候喜欢将小脚搁在她身上，未睡前总要让给他（她）挠挠后背才肯睡。一觉醒来像小鸟一样叽叽喳喳个没完，喜欢撒娇怪气亲昵，那模样活脱脱就是他们爸妈小时候的样子。三姨喜欢孩子觉着一辈子疼不够孩子，尤其对隔代人的爱更深沉、强烈。

“不修脚我来吃早餐啊？”老陈回话。

师傅轻轻端起老陈的腿，小心翼翼地脱掉袜子，又缓缓地脚放到浴盆里：“老人家，水温合适吗？”

“哎呦，你想把我烫死啊！”老陈大声埋怨道。

“不好意思，我再给您加点凉水。”修脚师傅忙往脚盆里倒了点凉水。“哎呀，你想把我冻死啊！”老陈又故意喊道。师傅慌着又加了点热水。看到师傅被自己折腾的耷耷，老陈暗自窃喜，不找些茬，一会不好还价钱。

修脚师傅好不容易才把水温调好，一会儿，他打开工具包，拿起包里的各式刀具，麻利地修掉老陈脚上的病甲和老茧，手法精准轻柔，老陈一点也没感觉到疼，但他嘴里还是故意叫疼。

“完事了？”老陈看着已修得干净亮洁的双脚，装作很痛苦的样子问道。

“是的，有服务不周的地方，还请您老多包涵！”年轻师傅起身对老陈点点头，一脸歉意地走出修脚房间。

喝了两口菊花茶，老陈仰卧在足疗椅上，心里盘算着一会结账怎样讨价还价。

服务员再次走进来的时候，老陈说：“把拐棍拿给我，走了！”老陈戴上口罩，轻轻踩了踩脚，“结账，给我便宜点儿！”

“老人家，我们店常年为残疾人

和65岁以上老人免费提供修脚服务，您老不用付款了。”

“真的吗？那你图个啥？”老陈瞪着眼睛有点疑惑。

“不图啥，奉献一点力所能及的爱心。”服务员解释着。

犟头老陈的心里有些不是滋味了，口气柔和了下来：“多少也得收一点，闺女，你们也要生活。”

“没关系的，为老人奉献爱心，是我们应该做的，您老下次再来，我们会义务为您提供服务。”她说着又搀扶起老陈，这次老陈没再执拗。服务员又细心地嘱咐到：“老人家，路上走慢点，一定要注意安全！”

老陈忽然鼻子一酸，一股暖流涌遍全身，他慢步走出店门，又回望了一眼，那服务员和修脚师傅还在目送着自己。想起修脚师傅被自己捉弄时的耐心与和善，老陈脸上一阵发烫，心里更不是滋味了。

他打开手机，又看一眼微信群里的捐款倡议书，嘴里唠叨着：“不图啥，奉献一点力所能及的爱心！”

老陈的犟劲上来了，他加快了脚步，径直朝社区捐款处走去，两只拐棍落在地上咚咚作响……



身体出现了诸多不适。三姨夫在一个冬天的夜晚突发心梗去世了。三姨一场大病也落下了腿跛手颤的后遗症。父母身强力壮时能为所有子女解决后顾之忧，父母老后卧病在床子女才觉着日子像打战一样，老的、小的常常忙得自顾不暇。半个残疾人的三姨，开始六个子女轮流着过，后来老大老小心生意忙就推到两个女儿家。女儿尽心尽力，两个女婿脸倒拉得老长，嘴上没

说什么，心里却对小舅子们一肚子意见。

三姨虽然带了残疾但脑子不糊涂。在她生日那天，她对来祝寿的儿女们说：“送我

我去养老院吧！”

去养老院那天早晨，雾下得很

大，十几里的路开开停停用了很长时间。

快到养老院时，三姨五岁的女儿苗苗忽然对三姨的小儿子说：“爷爷，是不是老人都要来这里？你和太太一

样老时，是不是爸爸也送来这里？”三姨的小儿子听见孙女的话一愣，将车子掉回头：“妈，咱不去养老院了，我和秀云给摊位转让了，带着苗苗回老

庄子伺候您。”

云开雾散，回家的路几分钟就到了。

七月，有人用方言建造起最后的村庄，没有水泥、钢筋，混凝土

也一样结实、长久

七月，太阳透过玻璃窗，坐在我对面的凳子上。很多年前的二院

一个姓蒋的孩子，身披衣衫，双手

合十

七月，精神病人唱着阿弥陀佛

他的身后，跟着一群小孩”

他走了那么远，还没走出自己的房间？

七月，麻雀争吵。我小心地推开

每一堵墙，打开每一扇门

七月，窄门的每一位主人，或高、或矮

或清瘦、或圆浑，他们脸色严峻

目光犀利，直逼灵魂

七月，我听自己的心跳，欣然接受

一切拷问、操场上，一面红旗

迎风招展，像我与生活握手言欢

白马尖文学

本版责任编辑：流冰

邮箱：543385541@qq.com

白马尖文学

白马尖文学

白马尖文学

白马尖文学

白马尖文学

白马尖文学

白马尖文学